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家將 第四回 小英雄痛打成親王 老元帥星夜回長安

秦英見了李道宗，沒話找話。李道宗想把他攆走，他不但走，反而和李道宗說個沒完沒了：「太皇老爺，這麼大個監獄，守衛森嚴，薛仁貴還能跑嗎？再說您這麼大年紀了，坐在這裡怪受罪的，您乾脆回府得了。」，「孩兒啦，這是公事，不能隨便哪，你小孩子不懂，趕快唸書去吧。」，「太皇老爺，我看您別在這兒呆了，呆下去會有危險。」，「危險在哪裡？」，「您想想，薛仁貴是國家的忠臣，人心都向著他，您在這兒把門，別人會罵您是個大奸臣，大壞蛋，說不定還會把您揍一頓哪。」，「哈哈，真是孩子家說話，敢揍我的人恐怕還沒有出世呢。」，「聽不聽由您，我就告辭了。」小秦英蘑菇半天，李道宗完全喪失了警惕，毫不介意。秦英趁他不備，冷不丁往前一縱身，伸手薙住了李道宗的鬍子，順手牽羊往懷中一帶，把李道宗摔了個狗吃屎，沒等他爬起來，一隻腳已經踩在了李道宗的背上。衛兵剛要往上闖，秦英兩眼一瞪，高聲斷喝：「誰敢過來我就先把這老東西踩死！」李道宗一邊哎喲一邊說：「別過來，別過來。秦英你輕一點，要踩死我了。」別看秦英年齡小，但從小練武，功夫很深，軍兵見他出手不凡，哪個還敢上前？乾著急沒有辦法。秦英踩著李道宗，衝衝口一聲喝喊：「眾將官過來給我打！」眾人早已等急了，聽到號令各掄短棍，分開軍兵衝到天牢門前。有了元帥的命令，他們無所顧忌，一陣亂棒趕散了衛隊和王官。這些衛兵見秦英手中有入質，這幫小孩兒又都是少國公，更兼武藝高強，各顧性命，誰敢上前，眼瞅著他們的王爺被人痛打。十三家少國公也不追打衛隊，只揍李道宗，拳打腳踢，不肯稍停。程千宗騎在老頭子身上，大把薙他的鬍子，把李道宗疼得殺豬般嚎叫。一會兒工夫，李道宗便人事不省。秦英一看，已到了時候，叫大家住手，又摸了摸李道宗的心口還在跳動，便喊了一聲：「眾將官，撤。」眾人鑽入衝衝，轉眼不見。

秦英等人走後，李道宗的衛隊才敢過來，捶打前胸，拍拍後背，好半天李道宗才緩過氣來，他覺著渾身上下疼痛難忍，心想：真是反了！這幫小孩兒竟敢打太上皇！不用問，準是你們的爹給出的主意，你們打我，我告你的爹爹，讓皇上給我出氣，看看是誰厲害！「來人，把我抬上金殿。」，「王爺，您傷成這樣，是不是先回府換換衣服，上點藥，再去見駕？」，「不，我就這樣，要皇上看。」眾人把他抬到皇宮，李道宗命人鳴鐘擊鼓。

李世民間聽驚王鐘響，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，趕緊來到金殿，眾家大臣已排班伺候。天子問道：「何人鳴鐘擊鼓？」，「啟奏聖駕，成親王派人鳴鐘擊鼓。」李世民間聽一愕：「宣他上殿。」，「萬歲，成親王無法行走，您得怨罪，派人把他攙上殿來。」李世民間聽更是摸不著頭腦，馬上傳旨：「扶成親王上殿。」

時間不大，李道宗被架上八寶金殿。李世民一看大吃一驚，只見成親王帽子也癟了，袍子也破了，玉帶也掉了，再瞅那靴子更有意思，也不知什麼人把靴子底給砍掉了，光剩倆靴子勒，在腿肚子上套著。左邊這隻眼睛腫嚴了，右邊的眼睛也歪了，鼻子也翻了個了，什麼模樣！再一瞅那鬍子，左面沒了，右面還只有幾根，心裡說話：皇叔啊，你這怎麼啦？

李世民正在疑惑之間，李道宗放聲痛哭：「陛下，臣冤哪！」，「皇叔不必著急，坐下講話。」皇上命人搬把椅子，叫他坐下，有人捧過一碗茶。李道宗勉強喝了两口，哭哭啼啼，就把經過講說一遍。他說：「我要辦點事，行走路過天牢斷字獄的大門，正好遇上秦英領著伙人在那埋伏著，不容分說，把我打成這個模樣。不用問，一定是羅通、秦懷玉他們這些大人給出的主意。求陛下給老臣做主。」說罷又哭。

李世民不聽則可，聞聽此言勃然大怒，他心裡明白，禍打根頭起，這個事肯定是從薛仁貴身上引起來的。秦懷玉也好，羅通也罷，還有很多人，對我殺薛仁貴，總不滿意，但他們又不敢公開反對，所以使出這些不懂事的孩子，把我王叔打成這樣。李道宗是我叔叔，是國家的太上皇，打他就是打我。你們眼裡頭還有皇上沒有？李世民越想越生氣，把龍椅一拍，「傳旨，讓秦懷玉上殿。」，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駙馬秦懷玉上殿。」

秦懷玉還不知道怎麼回事，趕緊端帶撩袍，走進八寶金殿，跪倒在金階之下：「臣參見萬歲。」，「秦懷玉，你可知罪？」秦懷玉愣了：「陛下，臣不知身犯何罪。」，「嘿嘿，秦懷玉，你往這兒看看。成親王這是怎麼的了？」秦懷玉在那兒跪著，抬頭往上一看，嚇了一跳，這是誰呀！看了半天才認出來：「萬歲，臣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。」，「你還裝糊塗，我問你，是不是你主使你兒子秦英打的成親王？還不從實講來。」秦懷玉、聽這話，腦袋瓜子「嗡」的一聲，明白了，準是程咬金給出的主意，把成親王接到這步田地，這不是父債子還，是兒子闖禍老子抵嘗啊！皇上不怪孩子就怪我，大概我這條命是保不住了，秦懷玉想到這，往上磕頭：「陛下，臣實在不知。能不能讓我回府，把秦英找來詢問明白，請求萬歲發落。」，「不必了，養不教，父之過，當兒子的不好，當爹的是有責任。你生出這種逆子，還有何面目活在人間？來呀，把他推出去斬了！」

皇上在盛怒之下，把東床駙馬秦懷玉捆出去了。文武大臣不明真象，又是一陣騷動。把秦懷玉剛推出去，殿角下一陣大亂，來了兩乘玉輦，頭乘玉輦，坐的是長孫皇后，二乘玉輦，坐的是靜羅公主。在公主的懷裡，還摟著個孩子，正是少國公秦英。就見長孫皇后，滿面淚痕，下了玉輦就喊：「刀下留人！我有本上奏。」宮娥采女攙著，趕奔八寶金殿。皇上一看，嚙，今天熱鬧了，老婆子來了。這皇后從來不上殿，今天哭成這個模樣，這是為什麼呢？

書中代言，秦英帶人把李道宗接過之後，也回到了府中。他一琢磨：李道宗能完得了嗎？肯定得上皇上那兒告狀。皇上要追究起來，我爹擔不了。這怎麼辦呢？他最後想了個主意，乾脆，我也去告狀去吧！上哪兒告狀去呢？找他母親靜羅公主。這靜羅公主，就是李世民的親女兒，從小嬌生慣養，李世民對她愛如掌上明珠，她在父王面前也是說一不二。秦英又一想，光說不行，我得做點傷。他知道小孩子的鼻子愛出血，他暗下狠心，把小拳頭舉起來，照自己的鼻梁骨就是一下，血一下子就噴出來了。秦英雙手捧著血，往臉上一撲拉，抹得不分鼻子不分眼，滿臉都是血，也不知道是哪兒破了。秦英捂著臉，哭著，去找他娘。靜羅公主見兒子從外邊進來，滿臉是血，嚇一大跳，急忙把秦英拉過來問道：「兒啦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秦英此時是又晃腦袋又跺腳，裝得跟真的一樣：「娘啊，我是活不了啦，兒叫人家欺負死了。」，「真有人欺負你？他是誰？你把他名字說出來。」，「娘啊，您聽我說。今天我去上學，行走路過天牢的大門，正好成親王李道宗在門口坐著。還有軍隊在街上把著。成親王是我太皇老爺，我看不見他嗎？就這麼著，我跟當兵的要求，給太皇老爺問安。當兵的答應了，把我領到成親王面前。我規規矩矩地給他磕了仁頭。他問我，你姓什麼，叫什麼，我說我是駙馬之子，我叫秦英。我不說便罷，我這一說，你猜他說的什麼？」，「他怎麼說的？」，「他說：這小賊意子，你們家都是賊，你爺爺秦瓊就是響馬，你爹也不是好東西，你是個小賊崽子。娘啊，他出口不遜，把我罵哭了。罵了我半天，我都沒言語。後來我實在有點憋不住了，我就說，我爺爺當過響馬，我不是，你怎麼出口傷人呢？在這大街上說這話多難聽。成親王把眼一瞪：小兔崽子，你想著我說說就拉倒了，我還打你哩。說著把孩兒接到地上拳打腳踢，就揍成這樣了。我活不了啦。」

靜羅公主聞聽此言，氣得渾身打顫，芳心亂跳，心裡暗自埋怨：李道宗啊李道宗，你是老糊塗了，打狗還得看在主人的分上，慢說這孩子沒有錯，給你行個禮，管你叫一聲太皇老爺，有什麼不對？再說，我們的先人秦瓊，儘管是響馬出身，為大唐立下血汗戰功，你這麼大年紀，怎麼能說出這種無理的話呢？這還了得，這氣說什麼也不能嚥下去。公主哭著，帶著秦英，要去告狀。秦英還不去：「娘啊，我害怕。怕他見了面再打我。」，「他敢！他要再打你，娘這條命我也不要了。」，「咱娘倆去能行嗎？」，「嗯，這麼辦，找你姥娘家。讓你姥娘家也幫幫咱的忙。」這才找著了長孫皇后。公主把經過一說，皇后也十分氣惱，於是就帶著他們母子來到金殿。李世民一見，心頭不悅：「你不在內宮，因何怒闖金殿？」長孫皇后又把秦英的話說了一遍。李世民一聽，不對茬兒呀，便傳旨要公主帶秦英上殿。皇上一看秦英的模樣也吃了一驚，自己的外孫能不心疼？皇上一問，秦英又真真假假、繪聲繪

色地說了一遍。皇上聽罷勃然大怒：「成親王，你若大年紀，竟無事生非，暴打小孩兒，還倒打一耙，欺騙寡人，這還了得，推出殺了！」眾武士往上一闖，抓住了李道宗。李道宗連連喊冤：「萬歲，臣冤枉啊，確實是秦英打的我呀！」，「你淨胡說，是你打的我！」，「孩兒啦，咱倆拍拍良心說實話，究竟是誰打的誰？」，「你還有良心嗎？你那良心早叫狗掏吃了。」公主一聽太不像話，瞪了秦英一眼，秦英才不言語。

程咬金此時心裡高興，目地達到了，見好就收吧。他腆著大肚子出班跪倒：「吾皇萬歲，萬萬歲，臣有本上奏。」，「老愛卿，站起來回話。」，「謝萬歲。萬歲呀，成親王和秦英爭論的事，臣聽著裡邊有個疑點，能不能問上一問？」，「哦？你聽出什麼疑點了？你就問吧。」，「謝萬歲。」老程轉身來到秦英面前：「素英，你再說說你是在哪兒碰上成親王的？」，「在天牢斷字獄門口。我今天唸書由那里路過，見那條大街被人把守禁止通行，說是成親王奉旨把守天牢，怕有人到薛仁貴那兒探監。我想成親王是我太皇老爺，應給他見見禮，誰知他一見面就罵我，接著又打的我。」，「行了，別說了。」老程又到李道宗面前：「王爺，誰打的誰咱先不說，先把地點搞清楚。您挨揍在什麼地方？」，「天牢斷字獄門口。」

「喔，這麼說你們兩個人說的都一樣。我再問你，你不在王府呆著，跑到那兒幹什麼去了？方才秦英說你奉旨在那兒守把天牢，有沒有這麼回事？萬歲在這兒，給他旨意沒有，咱先把這個突弄清楚。」，「哦這——」，李道宗一聽，臉就變了色了，他把這事疏忽了。本來他就假傳聖旨，此時他光顧注意告秦英打了他，沒注意這個事，讓程咬金這一句話擊中要害，李道宗真害怕了，汗珠子也下來了。

程咬金一轉身問皇上：「萬歲，您聽清沒有？您給他聖旨沒有？是叫他把守天牢嗎？」，「哦——」一句話把李世民也提醒了，問李道宗：「皇叔，我什麼時候給你的聖旨？我多咱叫你去把守天牢？真是豈有此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兩旁人也叫：「說，怎麼回事？」

李道宗渾身栗抖，撲通跪到那兒：「萬歲，臣罪該萬死。是這麼回事，薛仁貴犯下不赦之罪，理應把他開刀問斬。但是萬歲又把他容期緩限，老臣心裡覺著不服。我怕在這一個月當中，有人給薛仁貴申供，因此我假傳聖旨，跑那兒守把天牢，犯下做君之罪，萬歲開恩哪！」這下可把李世民氣壞了。他把龍膽一拍，「哇！李道宗，你身為國家的親王，知法犯法，你可知假傳聖旨，蒙君作弊，犯什麼罪嗎？」，「臣罪該萬死。萬歲開恩。」，「推出去！」這回李世民是真的。金瓜武士往上一闖，不容李道宗分說，抹肩頭，攏二臂，把他推出去了。

程咬金在旁邊一看，李道宗死了，薛仁貴更活不了。這話怎麼解釋呢？你想想皇上是什麼心情，本來他的心就不好受。一怒之下，把他親叔叔殺了，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苦，自然就要恨到文武百官身上，也恨到自己身上。更恨薛仁貴，那薛仁貴可就真沒有救了。程咬金眼珠一轉，計上心頭：「萬歲刀下留人，殺不得，殺不得。」

程咬金真把皇上的心意給猜透了。李世民從心裡說，哪能殺他叔叔，就盼著有人給求情。沒想到程咬金還真給求情了，皇上心裡頭覺著挺痛快。「程愛卿，有何本奏？」，「萬歲，算了吧。成親王那麼大歲數了，顛三倒四，糊裡八塗，您想想，他的女兒死了，心情能好得了嗎？痛子心切，難免一時衝動，做了點錯事。再說他是太上皇，又是您叔叔，就代表您在天牢坐一會兒，也不算什麼違背聖旨，萬歲但能開恩還是開恩，您就把他饒恕了吧。」

李世民一聽，程咬金這人還不錯。不過這個人有冷熱病，不知他是哪頭的，今天又向著我皇叔了。「嗯，卿言有理。來呀！把成親王放回來。」

時間不大，成親王上殿，這老傢伙汗都濕透了，「謝陛下不斬之恩。」，「哇！非是朕不殺你，是魯國公苦苦求情，這才將你赦免，還不過去謝過魯國公。」，「是是是。」李道宗也挺感激程咬金，趕緊過來，一個勁地說好話。程咬金假親近，拉著他的手，壓低聲音：「王爺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怎麼做糊塗事。就是你在那兒守把天牢，也不應該打秦英啊，這不是沒事找事嗎？」，「不，我沒打他，是他打的我。」，「噯，又來了，成親王，你明白人淨乾糊塗事。你看見沒有，你要不承認把秦英給打了，這官司還完不了。你瞧瞧，人家娘仁在那盯著你哩，哭哭啼啼，不依不饒，把皇上的火給惹起來，還得殺你，這假傳聖旨的事還得做實了。你呀，放聰明點，乾脆就承認把秦英打了，讓他們娘仁一高興走了，萬歲也就把你饒了。你要不這樣的話，可沒你的好，我救你也救不了。」，「那我太冤枉了。唉，到了現在也只好如此了。」李道宗心想：眼前虧不能再吃，常言君子報仇十年不遲，我就先認下這個賬吧。李道宗向皇上承認是自己打了秦英。這一下皇后、公主更有理了：「萬歲，您看此事如何發落？」李世民也為難了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怎麼辦呢？程咬金又出頭說話了。「陛下，此事不必深究了。皇后和公主也不必計較了，你沒看看是誰打了誰？都是自家人嗎，再要糾纏也讓人笑話。依我看，讓成親王出倆錢，給孩子治一治傷，剩下的錢叫孩子買點果子吃，也就算了。王爺，您看怎麼樣啊？」成親王巴不得快些了結：「行啊，我願意。」，「那您準備會多少錢？」，「您說呢？」，「我說得這個數。」程咬金說著伸出兩個手指頭。成親王一看，大概是二百兩，不算多：「好吧，一切聽老國公做主。」，「那行啊，我可做主了。秦英你也聽著，咱這裡三頭對面，我一手托兩家，給你們解決此事。方才成親王說了，願意賠禮認錯，另外，還再拿出一部分錢來。給這個數。」，「程爺爺，這是多少錢哪？」，「傻孩子能少給你嗎？白銀兩萬兩。」李道宗一聽就急了，急忙拉了拉老程的衣角：「魯國公，這……」，「哎哎，成親王你還計較什麼，你這麼大歲數了，家產萬貫，兩腿一伸，錢能帶走嗎？拿出兩萬兩銀子來，那算個啥。你別捨命不捨財，這事就這麼定了。」，「唉，好吧，就這麼定了。」李道宗一聽，我倒了血霉了，挨頓揍，還花了兩萬兩銀子，世上哪有這樣賤骨頭的，但是又沒有辦法。這事就算了結了。

這場風波過去以後，李道宗再也不敢去天牢了。程咬金與眾人換班探監，看望薛仁貴。頭一個就是程咬金。到了天牢，見了薛禮，把酒席擺上，程咬金苦苦相勸，讓薛仁貴保重身體。一、好好治傷；二、好好增強營養；三、心裡往寬處想。你放心，我們想什麼辦法也叫你死不了。別看皇上給一個月，有這一個月就不愁那一個月。話是開心鎖，經過程咬金、羅通、秦懷玉等等眾人苦苦相勸，薛仁貴的心情稍微見些好轉，傷也逐漸地見好，飲食也增加了。與此同時，老程心裡也著急，掰著手指頭算計日子。一天二天三天，日子過得這麼快，一個月一眨眼就到了。可送出去的幾封信，搬請的四路救兵，音空信渺，眾人無不望眼欲穿。到了一個月那天，李世民早早升坐九龍口，文武百官朝賀已畢。第一件事，李世民就傳旨，從天牢斷字獄把薛仁貴提出來，綁赴刑場，午時三刻開刀問斬，給翠雲公主報仇雪恨。李世民心裡還想：我看誰還求情，你們還怎麼折騰，我這就夠瞧的了，諒你們也沒詞兒了。

旨意傳下，下面聞風而動，從天牢把薛禮提出來，送上刑車，劊子手前呼後擁，羽林軍後邊押送，走過荷花大街，趕奔午朝門法場。劊子手把薛仁貴從刑車上架下來，推上斷頭台。在台上綁好了，然後放起頭一聲追魂大炮。炮聲一響，把人的心都撕裂了，法場內外一陣大亂。特別是文武百官，無不落淚，搖頭歎氣。最為著急的，就是魯國公程咬金了。老程跺腳捶胸，呼天喚地，雙淚交流。

監斬官李道宗一聲令下，點響了第二聲追魂炮，眾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上，如果第三聲大炮一響，人頭就要落地，這可怎麼辦呢？

眾人正在著急，只見西大街跑來一匹戰馬，如疾風閃電，趕奔法場，馬鞍轡上有一人喊著：「閃開呀！閃開——！」，「嗒嗒嗒嗒……」，看熱鬧的老百姓，護法場的軍兵，嚇得往兩旁一閃，這匹馬直接撞進法場。程咬金把眼睛揉揉，仔細定睛一看：「喲，大老黑，你回來的正是時候。」大老黑是誰呀？就是皂袍將軍、老元帥尉遲恭。沒想到在這時候尉遲恭進了京了。這真叫來早了不如來巧了。

再看尉遲恭，頭上戴著風帽，身穿跨馬服，老頭子滿臉都是征塵，衣裳都濕透了。再看那匹馬，四條腿突突突一個勁兒地哆嗦，順著四條腿往下淌汗，連人帶馬，如同水裡洗過一般。馬進了法場，由於過度勞累還沒有站穩，前蹄一失，咕咚摔倒在地，把老元帥從馬上摔下來了。眾人往上一闖，牽馬的牽馬，攙人的攙人，再看老元帥已經昏迷不醒。程咬金吩咐一聲：「快拿水來。」

水給老元帥灌下去之後，走五臟通六腑，尉遲恭才明白過來。睜眼往兩旁看看，頭一眼先看見程咬金：「魯國公，我且問你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，「啊，你糊塗了，這是午朝門法場重地。」，「噢，我再問你，薛仁貴現在何處？」，「在斷頭台上哪。」，「他死了沒有？」，「還沒死呢。你們爺倆還能見得著。」

尉遲恭聞聽此言，一骨碌從地下站起來，身子晃晃悠悠，直奔斷頭台。就見這老頭兒倆眼發直，鬍子都飛起來了，如傻如醉一般。尉遲恭一邊走著，一邊喊：「兒啦，仁貴，體要擔驚，慢要害怕，為父救你來了！」

書中代言：尉遲恭為什麼到現在才進京？他為什麼叫薛禮為兒子？這有許多原因。前文已經講過，當年出征西域時，尉遲恭是領兵大元帥，戰場上幾次遇難，都是薛仁貴把他救了，敬德暗下決心：一日我見著薛仁貴，非收他為義子不可。後來張士貴敗露，君臣團圓，敬德抱著薛禮就不撒手，李世民也很高興，就從中說合，讓敬德收薛禮為乾兒，為這事還正式舉行了隆重的典禮。班師回朝以後，薛仁貴回了山西絳州府。老元帥本該歇一歇了，偏趕上燕雲一帶鬧土匪，打家劫舍，甚至搶州劫府，地方官抵擋不住，奏章送進長安。皇上一看十分氣惱，就命尉遲恭帶兵到那一帶剿匪，就便巡邊，體查民情。老元帥來到邊城，原來這裡有一股大的土匪隊伍，人約萬餘，嘯聚山林，頭目叫宇文龍，胯下馬掌中九耳八環大砍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他原是隋朝奸相宇文文化及的遠房後代，對大唐有刻骨仇恨，十分猖狂。老元帥為剿滅這股叛匪，花費很大心血，最後把他們擠進燕山，一網打盡。這事剛剛平定，還有許多善後沒有處理。這一日老元帥正在校場閱兵，突然接到了程咬金的告急書信，由於送信人走了幾個地方，延誤了時日。老元帥聽人念罷書信大吃一驚，真好似萬丈高樓一腳踏空，揚子江心翻了船，止不住直淌眼淚。尉遲恭雖然有三個兒子，但他最喜歡的還是這個乾兒子薛仁貴。因為第一，敬德十分愛將，薛禮具有帥才；第二，敬德戎馬一生，薛禮為大唐屢立戰功；第三，敬德為人肝膽相照，薛禮為朋友兩肋插刀。因此他倆的感情深似海洋。現在聽說薛禮要掉腦袋，他能不急嗎？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到長安。他當即草草作了安排，帶一百名親兵衛隊，日夜兼程，往前趕路。他屈指一算，日子不多了，便催開寶馬，甩下衛隊，獨自進京。渴了河邊喝口水，餓了馬上吃塊饅，心急總嫌馬慢，不停抽著鞭子。緊跑急趕，這一日到了長安，正趕上一個月期滿，薛仁貴又被綁到了法場。進城門聽到第二聲追魂炮，老元帥如摘心一般，又連連抽打寶馬，這匹馬拼上命闖進了法場，一停下來，馬就沒一點勁兒了，這才連人帶馬摔倒地上。眾人一陣呼喚，老元帥慢慢甦醒過來。

書裡表過，言接上文。老元帥尉遲恭由地下起來，邁步上了斷頭台，見薛禮髮髻披散，身穿罪衣罪裙，不由得心一翻個兒，撲上來把薛仁貴抱在懷裡，大哭起來：「兒啦，你受了苦了——」

薛仁貴在法標上被綁著，剛才不少人祭奠法場，大伙兒敬酒，他沒少喝，為的是喝得迷迷糊糊，挨刀的時候不痛苦。此時聽見耳邊有親切的聲音，薛仁貴睜眼一看，做夢也沒想到老乾爹來了，這就叫不見親人不掉淚，滿肚子委屈湧上心頭，眼淚刷地就掉下來了：「爹爹，想不到今生今世咱們父子還能見面。」這爺倆一哭，程咬金、秦懷玉、羅通、魏徵及文武百官都哭了。

尉遲恭老元帥哭罷多時，把眼淚擦得，「仁貴呀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乾爹三寸氣在，我保你平安無事。不過咱爺倆把話要說清楚，你犯了什麼罪了，為什麼皇上要殺你？」

旁邊程咬金過來了：「我說大老黑呀，時間不長了，三聲追魂炮已經響過兩聲了，不定哪陣這第三聲就響了，仁貴的人頭就落地了，哪有功夫搗鼓這些事兒？你聽我給你說，是這麼回事。」老程把經過講說一遍。敬德問道：「仁貴，魯國公說得對不對？」，「爹爹，就是這樣，一點不假，兒我冤枉啊。」，「好了，有你這句話我心裡就有底了。現在我就趕奔金殿為你求情，萬歲准情倒還罷了，要不准情我這條老命就不要了。」敬德說罷轉身就走，寶林、寶慶、寶懷哥仁趕忙過來給爹爹見禮。尉遲恭一見他們火往上撞，揚起手每人給了一巴掌，哥兒仁撲通就跪下了：「爹爹息怒，不知您老為何發火？」，「呸！你們這三個無用的東西，我且問你們，你薛大哥被綁，你們因何見死不救？為父當初給你們說過沒有？沒有薛仁貴，就沒有為父的今天。你們跟你薛大哥，就好像一奶同胞一樣，你大哥受了苦，為什麼你們不管？我非打死你們不可。」老元帥說著話，從背後把十八節紫金鞭掣出來，舉鞭要打。這三個孩子，誰也不敢反抗，把頭一低，等著挨打。掃北王羅通手快，過去就把鞭給接住了：「老元帥息怒，老元帥您等會兒再打。」程咬金也過來了，用手指著尉遲恭，「大老黑，你瘋了是怎麼的，別怪孩子了，他們有什麼能耐，敢跟皇上犢嘴嗎？慢說是他們，連我大老程都沒轍了，拉倒吧，你有這精神頭跟皇上講去，有能耐跟皇上辯理去，拿寶林他們殺氣有什麼用？」死說活勸，尉遲恭才把氣消了，用手指著他們哥兒仁：「奴才，回頭再找你們算賬。」說著話下了斷頭台就走了。

程咬金主意多，一算計這時間，可不保險：「噯，大老黑，先等等。」，「什麼事？」，「第三聲追魂炮就要響了，你看沒看見，監斬棚裡坐著監斬官，你得跟他講清楚，讓他容期緩限，先別開刀。要不你求情去了，這兒炮一響，腦袋落地了，你不白去一趟嗎？」，「說得對。但不知什麼人是監斬官？」，「成親王李道宗，別人能擔當這個角色嗎？就是那老小子，不知道仁貴哪一點得罪了他，他跟薛仁貴是死不對緣。如果不把他打點樂了，仁貴這條命可保不住啊。」，「好，好！待我去見他。」，「我願意頭前給你引路。」

程咬金把法場的事情交給羅通、秦懷玉，然後陪著尉遲恭走進監斬棚。到監斬棚一看，除了桌椅板凳，連個人影都沒了。李道宗哪去了呢？因為尉遲恭一到法場他就知道了。他最怕的就是尉遲恭。就這打鐵出身的鐵匠，心直性梗，張嘴就罵人，舉手就打人。成親王一想，我跟這些人死不對緣，要叫別人給裝上火，他捧我一頓，我上哪訴冤去？所以腳底板抹油，溜了。尉遲恭到這兒撲空了，問程咬金怎麼辦，程咬金說：「他溜了這事就好辦，走，咱們見駕去。」說著他們一拐彎兒，往殿上去了。

剛走到朝房這兒，尉遲恭心想，見著皇上我怎麼說？因此，兩眼發直，也沒了主意。程咬金則不然，這腦袋跟撥浪鼓一樣，東瞅瞅，西看看。他往朝房裡一看，李道宗正在這兒。這老傢伙不放心，想要看看尉遲恭過去沒有，正好往外一探腦，被程咬金看見了：「哎哎，大老黑，成親王在這兒哪，過去，咱得問明白了。」，「好。」兩個人一拐彎兒趕奔朝房。成親王再想躲，躲不了啦，沒辦法，強硬著腦瓜皮笑臉相迎，恭身施禮「老元帥，何時進的京？本王迎接來遲，當面恕罪。」說著話齜著牙彎著腰，給尉遲恭施禮。

方才說了，尉遲恭的心都在八寶金殿，正想著見了皇上怎麼說，所以李道宗說的話他有的聽見了，有的沒聽見。程咬金看出來了，用手一推尉遲恭：「老黑，他說什麼你聽見沒有？」，「沒有啊！」，「你看你，他表面上迎接你，說些客套話，一轉身他罵了你一句。」，「罵我什麼？」，「你可別生氣啊，他罵你是一隻黑烏龜。」敬德聞聽此言衝衝大怒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最忌諱別人罵他是烏龜。敬德原籍山西朔州馬邑縣孝感莊人，出身貧寒，以打鐵為生，娶妻梅氏，夫妻感情甚好。隋朝末年楊廣暴虐，英雄蠶起，戰爭不斷。敬德滿身武藝，想吃糧當軍，又不放心妻子。梅氏夫人勸他：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間，應以國事為重，何能斤斤計較兒女私情？你放心前去建功立業，也就是了。」敬德深受感動。臨別之時，他握住梅氏的手說：「夫人身懷六甲，應多加保重。生個女孩，你就起名，生個男孩，就叫寶林。我這裡有一對紫金鞭，給你留下一支，作為父子相認之物，他年若得富貴，當親自接你們母子。」敬德走後，有一股土匪殺到孝感莊，擄到梅氏。土匪頭子劉國禎強逼她作壓寨夫人。梅氏為撫養幼子，忍辱負重。後敬德作了大將，親到馬邑縣尋找妻兒，可是村莊已成廢墟，梅氏音信皆無，敬德痛不欲生。以後訪到實信，寶林認父歸宗，劉國禎被殺，梅氏覺著失